

小说连载 荒凉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阿嘎停下手中的活，通红的手掌摊在胸前，紧紧合上那只独眼。渐渐地呼吸声也消失了，只剩下胸腔内咚咚的气响。他又进入了那个只有他自己才能进去的神秘世界。

道基又烦躁不安了，挥着拳头说：“给我卦，给我卦！”藏医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他又紧紧闭上宽大的嘴唇，下巴还在急暴暴地抖。

阿嘎终于从那个世界里闯了出来，半睁开眼，沉闷的声音里还带着那个世界的味道：“你去吧，朝东南面走两个马站，太阳落山时，你会看见一棵血红的老桦树，顺着树根长伸的方向走十步，有一块圆的大石头。你的马就拴在那块大石头下。”

道基疑惑地望着阿嘎，脸上渐渐地泛青。他晃着两只拳头狂笑起来，大喊大叫：“哈哈，我的花斑马压在石头底下。哈哈，我的花斑马变成了地老鼠，钻进了石头底下！”

阿嘎脸是平静的，又拖过那张牛皮使劲地揉搓起来。

“走吧。”藏医拖着道基笨重的身子。“走吧。”道基也站起来，像喝醉了酒似的发颤。他们急急地走了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，太阳仍然很白很冷，猫翻着肚皮在阳光下沉睡。阿嘎埋头揉搓牛皮，像从没发生刚才的事。我的磨刀声又嚯嚯响了起来。

早上，阿嘎对我说：“你今天就別去上工了。”

我奇怪：“不上工？队长没通知呀？”

阿嘎没开腔，把门紧紧地关上。我就坐在火炉旁，听那一粒粒药丸从阿嘎的掌心滚落到铜盘里，敲出一种美妙的声音。穿过墙洞的阳光在潮湿的墙上烤出一种酸味来，酥油灯苗一动不动，像凝固了的一团发亮的东西。

猫又睡着了，好像昨晚从没睡过。

这时，门砰砰地摇晃起来，一个汉子在门外喘着粗气，嘶着嗓子嚷：“喂，开门，喂，给我卦卦，喂，喂，喂，喂……”

是道基，我从门缝里瞅见他愤恨得脸上透着紫黑的云团，把一个血淋淋的皮口袋扔到地上。他的手掌被血染得发黑，使劲拍着门板，嚷：“给我卦卦，你是个活菩萨，你说准了花斑马是在那堆石头底下。它不是地鼠是马，被剥了皮扔在了石头底下。被那个贼那个鬼那个地老鼠……”

阿嘎沉稳地搓药丸，连那摇动的门都不抬头望一眼。道基吼累了，就盘腿坐在门边，使劲在门板上砸了两拳，说：“你不给我卦，不告诉我那个贼那个地老鼠，我就坐在这里等，就吼就吵！”他又尖叫了一声。

道基一直坐到第二天，太阳把门板出一股热烘烘的气味时，才悻悻地站起来，狠狠地捶了一下门板，哑着嗓子说：“你不告诉我就算了，你告诉猪告诉狗去吧。我道基是不听的。我要去找那个畜牲，我要找不到那个畜牲，我就不是人。我要割下他的手指头，我不剥下他的全部手指头，我就不是人！”

他走了，留下那只装满马肉的皮口袋，洒出一股难闻的腥臭味，一群黑头苍蝇死死地叮在上面。

我真佩服阿嘎了，这一天一夜，他沉稳得像个泥菩萨，搓药丸喝茶给灯添油揩红木匣子上的灰尘逗猫玩，然后睡觉。我问他，怎么不把盗马贼告诉道基呢？他望望我，眼光中透出一种奇怪的神色，又埋头默默地搓自己的药丸。藏医也问过他，他沉默了许久，从牙缝中崩出一句：“给狗。”

瘸腿藏医默了一下他的话，突然兴奋地搓着我的头发，说：“你听没有，阿嘎说给狗。我们亚麻书人就应该给狗。那家伙从来都是自己去复仇的。你伤了它的同伴，它会寻你一辈子。懂了吗？小兄弟。”

道基回到亚麻书寨子时，已是十年以后了。那时，我早已离开了这里，阿嘎也在几年前圆寂升天了。道基没找到那个盗马贼的手指甲，又牵回来了一匹高大漂亮的伊犁马。他说，他找到了那个盗马贼，那是个胆小的旱獭，没出息的阉牛。他腰刀指着那小子的脸，那小子就跪下哆嗦成了一团。他饶了那家伙，又去伊犁买回了一匹马。

据寨里人说，道基牵着那匹膘壮的马，爬上已成神山的那座冰崖。这个不服气的家伙是想向阿嘎的灵魂炫耀。他到了那里，冰崖上闪射出一股利刃般的强光，鞭子似地抽打在他的背上。有一奇怪的声音在他的耳膜里鼓胀，他感到醉了烈酒似的眩暈，跪了下来。他久久地爬在冰崖之下，直到太阳消失在夜雾弥漫的雪山背后。

他回到寨子里时，背脊上留下了一条条污黑的鞭痕……

冰崖

亚麻书的大阳是个怪物，阿嘎死后阳光也似乎变冷了，像冻结在空中的冰块。不仅寨里人这么说，十多年后又回到亚麻书时，在冷得发蓝的阳光烘烤下，我的手冻出了条条深深的血口。

已是乡藏医院院长的老藏医丹登曼巴对我说，要陪我去看看那座久无人住的亚书保管室，那里曾是我与阿嘎的家。他还要给我讲阿嘎的许多往事，只要我请他喝一瓶烈性汉酒。我歪着头，故意说：“你说过，那是碗别人不让你沾边的酒呀！”

(未完待续)

杞人忧草
断思高寒牧区生态环境

◎楚江舒

从无树的扎溪卡，想到那令牧人魂牵梦萦、追寻终生的草原……

车过海子山，一路向北，驶向世界最高城——石渠。车过之处，极目四望，万里大草原，竟然没有见到一棵树的踪迹，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大草原上，最高的植物就是不足一米的灌木。并且就是这种被当地人称为“油渣子”的高寒草甸灌木也是少得可怜，百里之内难得见到几丛，即便有，也是三五根孤零零的矗立在高原的胸膛上，孤单的诉说着高原的寒冷、苍茫和寂寞。

还记得初上扎溪卡的时候，那是1994年的7月14日，事隔多年，我清楚的记得，当北上的客车从凌晨5点出发，到早上10点过，车翻过高达5300多米的海子山，进入扎溪卡草原，到山顶时同车的藏族同胞惯例的吆喝着。一路向北，沿途海拔全在4000米以上，那年夏天，雨季来得特别迟，缺乏雨水滋润的扎溪卡草原触目所及除了满地的牧草和野花，就没有其它的植物了。在这里，最高的植物是草，最多的植物也是草，最具生命力的植物更是草。这让我想起了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中的原上草，其实，论生命力，诗人所见的草还比不上扎溪卡的牧草。下车的那一刻，想着今后就将孤零零的如同这草一般在扎溪卡生存，心里就有股酸楚的味道冒出来。此后的日子，伴随着牧草的枯荣，十来年一晃就过去了，最难熬的冬季，屋外风雪交加，特别怀念草原的夏天，思念那茫茫的、一望无际的草。寂寞加上严重缺氧，整天里，我和朋友们都觉得晕乎乎的。特别难受的时候，我总爱把夏天收割后挂在床头的青草，拿来嗅嗅，好像缺氧的感觉就好多了。年年如此，每年夏天我都会选牧草特青绿、特茂盛的日子，采割一束牧草悬挂在床头，每当晚上睡不着时，看着它，便想起夏天里，自己躺在草原怀抱里，四围全是野花的幻境，草香让自己一会就睡着了。

在石渠的日子长了，也就和这片冻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里的人是那么的质朴，如同这生生不息的野草，看似平凡，却撑起了草原的未来。就连和我爱人的结识、结缘，也同对树的渴望有着联系。那是2005年春天，我到海拔只有3200米的金沙江畔去替朋友寻找松树苗，巧的是树苗没寻成，却在金沙江峡谷的云海里见到了被当地人称为“哈达虹”的白虹，奇的是在白茫茫的云海中出现这种白虹，它头接正科(乡名)，尾系麻呷(乡名)，长达几十公里。随后的日子，我就结识了我的爱人白玛措，她就是金沙江畔长大的藏族女孩子，我们相识相爱，都和寻树有关，直到我们结婚，我始终觉得是缘分所使。

在地球上生活的大多数人每天都会见到树，也常常会驻足观赏这个给人们视觉、心理上无限美感的植物。如果反思一下，如果你的视野里没有树的踪迹，甚至连最耐寒、贫瘠和适应性非常强的松树也不见踪影。你会作何感想。资料表明，松树对陆生环境适应性极强。它们可以忍受-60℃的低温或50℃的高温，能在裸露的矿质土壤、砂土、火山灰、钙质土、石灰岩土及由灰化土到红壤的各类土壤中生长，耐干旱、贫瘠，喜阳光，被誉为著名的先锋树种。生存环境非常广，北自北极圈、南至北非、中美、中南半岛至苏门答腊赤道以南地区，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。这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学的一篇关于松树的文章片段：只要有一粒种子，它就不择地势，不畏严寒酷暑，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。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，也不需要谁来灌溉。狂风吹不倒它，洪水淹不没它，严寒冻不死它，干旱旱不坏它。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。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！松树要求于人的可谓少矣！可在石渠万里大草原上，就连松树也没有了踪影。之前，在扎溪卡草原，有许多人都曾尝试过栽树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

我最敬重的一位老大哥杨忠孟在长达20多年的石渠生涯里，他总是年复

一年不停地栽树，每到冰雪初融，草色渐绿的5月，他就又把头搭好的暖棚重新修缮一新，小心翼翼的把千里之外带来的松树苗栽在暖棚里，但结局和许多在石渠的前辈们一样，不管他万般呵护，可总是以失败告终。最长的树龄也逃不过扎溪卡草原一个冬天肆虐的风雪和严寒。可年复一年，他就这般坚持到退休，也没有成功。杨哥走后，我就没有看见谁在石渠县城栽树了，只听说在海拔只有3300多米的东区，有一位在当地长沙乡玛乡安家的内地汉族周姓大爷也在栽树种草，草长得很好，树并且还活了，但这终究已不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事了。

据石渠县志资料显示，石渠县年均气温-1.6℃，极端最低温为-45℃。如此高寒天气，难怪也就只有生命力最强的草能够短暂的生长。通天河流入石渠县境内始称金沙江，而石渠又是雅砻江和黄河重要支流查曲河的发源地与主要流经地。并且，石渠县城离“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碑”不到100公里，为江河源头重要主体。由此，石渠的生态环保地位十分显现。

草地生态环境恶化是招致长江、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及洪水灾害的因素之一。天然草地为长江、黄河上中游面积最大的土地类型。长江中上游的天然草地，长期超载过牧，鼠虫害严重，致使草地退化，草地植被退缩、稀疏。长江上游的川西北草地面积大，为四川省的主要草地畜牧业区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草地沙化、退化面积已占天然草地面积的40%。川西北有些鼠害严重的草地，鼠洞连片，地表裸露。由于破坏植被，加上上中游地区的毁草、毁林，造成了长江、黄河水土流失日益严重。长江源头包括通天河、扎曲和大渡河源头，流域面积广，基本上属于天然高寒草地分布区，土层薄，风沙大、降水量小，水土流失厉害。

“人靠畜，畜靠草”。这是牧区流传千年的名言，现今困扰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“人畜矛盾”已引起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，并结合实际推行“退牧还草”工程。在石渠这样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寒牧区，种树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。其实，在这些地区栽树不如种草，并且要把种草当作栽树来抓，也就能缓解生态恶化的现状。

据相关研究发现：草地对防止水土流失、抗洪的作用超过森林。草本植物是增加和发展陆地上绿色覆盖的先锋植物，是保持水土、防风固沙的“卫士”。许多研究成果表明：草地对防止水土流失，减少地表径流具有显著作用。还要特别指出，草地防止水土流失的能力明显高于灌丛和林地。种植多年生草地成功率高于植树造林。适合各种气候、土壤、地形条件的草种比可供选择的种树种草多得多，草种采集与供应也比选种的树苗好解决。退耕地种草只要稍做地面处理，一般撒上草种即可成功。而植树造林，移栽、护理均较草地要求高，成功率低于种植多年生草地。对一些贫瘠、陡坡、土壤砾石含量高、蓄水力低的山地，多年生牧草可作植树造林的先锋植物。

水土流失的治理，应按不同生态区、不同流域，有重点地综合治理，而不能仅限于植树造林。像石渠这样长江、黄河源头、长江上游林线以上的高寒草地分布区不宜种树，应以保护、改良现有草地植被为主，结合“三配套”、“退牧还草”工程进行草地封育，加强草地鼠虫害防治，堵禁草地滥挖、滥挖、滥挖，遏制草地退化、沙化，提高天然草地植被覆盖率，提高这一区域的植被覆盖率。

曾看到这样一段话：“佛说：如果今生爱一个人而又无缘和他在一起，那就为他栽一棵树。那么来生就真的化作一棵树，长在他每天必经的地方，为他生根发芽。”石渠种树而不得，那么就种一片草，下辈子化作一棵石渠的草。

希望没有树的扎溪卡草原，能够绿草万里，牛羊遍野。

扫一扫 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甘孜发布